



40

知名作家一起谈文学、创作、历史、社会和生活

本书将告诉你所谓文学的

『真相』

空前绝后的
华丽阵容，细致的

『隐私』

挖掘

为你揭开著名作家和影响力作品的

『身世之谜』

文学

日

许多余 / 著

人

个什么玩意儿



电子工业出版社
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
<http://www.phei.com.cn>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汇集老中青三代著名作家,涵盖传统名家、畅销书作家、80后偶像作家、当红网络作家、著名诗人、以及著名文学评论家、出版人、教授等各个文学领域的顶尖人士,一起探讨文学、文化和生活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学是个什么玩意儿 / 许多余著. — 北京:电子工业出版社, 2011.2

ISBN 978-7-121-12395-5

I. ①文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当代文学—文学评论—中国 IV. ①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31385号

责任编辑:张 昭

特约编辑:梁卫红

印 刷:北京机工印刷厂

装 订:三河市鹏成印业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电子工业出版社

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

开 本:720×1000 1/16 印张:18.75 字数:306千字

印 次: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35.00元

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,请向购买书店调换。若书店售缺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,联系及邮购电话:(010) 88254888。

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@phei.com.cn,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@phei.com.cn。

服务热线:(010) 88258888。

前言

无法定义的文学 和无可复制的文学观

很多年前，当我开始迷恋上写作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——文学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乍一看这书名，好像是在调侃，或者讽刺，大有对文学不敬之意。实则不然，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。

曾经有无数学者给文学下过定义，语言文字学家说，文学就是文字的学问；社会学家说，文学就是人学；哲学家说，文学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；心理学家说，文学是一种心理活动；花样繁多，不能一一而论。但我发现，很少有作家站出来回答这个耐人寻味的问题。

其实，这个问题本来就应该交给作家来解答。但作家们一般不愿意陷入对一些概念的思索，在文学创作和解释学两者中，他们更乐意选择前者——大多数作家宁愿花费一生的时间去写作，也不愿意花费哪怕一天的时间来思考概念。当然，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，作家本身没有解释文学概念的义务；作家的第一要务是创作出好作品；况且，让一个感性的人去干理性的事情，确实不太合适，也很有难度。

从我个人的写作经验来说，我认为文学是无法定义的。首先，文学具有视野的开阔性。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、心理、观念，无不可以在文

学中得以体现。可以说，文学是无所不包的。其次，文学具有经验的狭隘性和独特性。任何一种文学经验最终只能属于作家自己，它不具有具体的指导和参照意义。再次，文学是私人化的。文学是以作家个体的观察和体验作为基础，它所反映的是作家的精神和（或）生活状态，以及作家眼中的世界（社会）状态。最后，文学评论具有观念上的落后性。相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，文学评论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，因此，时常发生这样的情况，当社会上开始讨论和倡导某个作家的创作观念时，该作家早已否定了自己的观念，并已经开始以新的观念来写作。任何一种文学观都是独一无二、无法复制的。

我在《这个世界哭声太多》里真实地刻画了一位小说家的痛苦——“真正让人心痛的不是令人难以割舍的悲欢离合，而是发生在你身边的真实故事——它们在不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了，只留下空虚的你。作为一个当事者和叙述者双重地存在，有时你觉得写作对你来说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，你需要把所有不愿遭遇的人再遭遇一遍，把所有痛苦的经历再经历一遍，把所有不堪回首的记忆再一一翻新。作家都是自虐狂，他们做不了别的事情，就专门往自己没有愈合的伤口上撒盐。”

我也曾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，描述了自己对精神偶像近乎通灵的感受：“在我眼中，他们（作家）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，我从不敢亵渎他们。我以为他们（作家）的灵魂是长生不死的，你时刻可以感知他们的存在，却无法触摸到他们真实的肉体。作家就是那么一个虚实相间、神秘神秘的磁场。当你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驱使着，如履薄冰般忐忑不安地深入他灵魂的虎穴，你将宿命地成为他庞大精神家园里一位忠诚的奴仆，你无法反抗也从未想过反抗，你只有屈从的份儿。当你进入他时，你将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实体，与他的某些部分切实相关、呼吸相连、同生共死。你的每一声欢笑或每一滴眼泪的背后，都有另外一个与你表情一致的面孔。特别是当你由于兴奋或感动而发出一声叹息时，你是否清晰地感觉到在你身边的某个地方（对面的墙上，窗外的阳台，或门的背后），传

来另外一声熟悉的叹息——那样真切的共振绝对不是来源于幻觉，它一定是你的前世、今生或者来生所必然要被引诱的一个回音，并且要刻意地在你灵魂的深处刻下一道不浅不深的印记，以证明你属于他——你没有拒绝的权利。”

但是，尽管文学具有定义上的模糊性和观念上的不可复制性，我们依然不能放弃对于文学的追问，否则，我们便会永远流俗于文学作品的表面，而无法深入作家的内心，从而抵达文学的本质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还是要找一批作家谈谈，就从他们的个人体验和个人经验出发，告诉我们，你认为文学是什么？此时，对话成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。

本书选取了在当前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三十多位作家和诗人，深入展开对话，以作家和诗人的个人生活和个人作品作为切入点，逐步放大，然后再回归到个人写作观念的探讨上来。

有人说，现在的社会谈文学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。确实，在文学日益成为像奢侈品一样小众的时候，偶尔在精神上奢侈一下，或许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新鲜气息和收获。

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，先后得到了舒婷、苏童、解玺璋、蔡骏、韩寒、郭敬明、章无计、慕容雪村等各位师友的配合，同时得到了小饭、恭小兵、孙佳妮、郑小琼等诸位兄弟的大力支持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！

在此书顺利出版之后，我还将会陆续推出《文学是个什么玩意儿2》，以及《艺术是个什么玩意儿》等其他门类的相关作品，敬请期待。

许多余

2010年11月8日晚 写于合肥蜀山名筑

Contents 目 录

第一部分 传统名家

- 海 岩：文学是很傲慢的 / 1
- 苏 童：先锋文学就是对现实的抵抗 / 9
- 余 华：上海是北京的老婆，香港是北京的情人 / 17
- 蒋子丹：人已经丧失了分辨“需求”和“贪欲”的能力 / 21

第二部分 畅销书作家

- 韩 寒：才华是永远存在的 / 31
- 郭敬明：我想给王家卫写剧本 / 41
- 张悦然：父母对我投身写作，采取了一种“放任自流”的态度 / 49
- 步非烟：书写年轻的自己，不必矫情于深沉 / 57
- 孙 睿：我想过上共产主义的生活 / 67
- 蔡 骏：“郭敬明现象”反映了中国读者素质低 / 77

第三部分 著名诗人

- 舒 婷：诗坛最重要的问题是诗人相轻 / 87
- 梁小斌：未来伟大的诗人会在校园里产生 / 95
- 春 树：我希望全世界都有我的读者 / 107
- 郑小琼：脆弱会让自己不断陷入自责之中 / 115

第四部分 网络作家

- 慕容雪村：我不会加入中国作协 / 121
章无计：我岁就开始了忧郁 / 127
恭小兵：我做过好人之外所有的工作 / 133

第五部分 70后作家

- 陈 武：文学是人的“本能需求” / 157
卢江良：千万别轻信成名作家的忠告 / 169

第六部分 80后作家

- 李傻傻：我曾经模仿过沈从文 / 177
孙佳妮：家庭教育重要过一切学校里的教育 / 187
蒋 峰：我把自己写作看得很高 / 199
胡 坚：对待未来，要随波逐流 / 203
刘卫东：我一直想“接近一种本质” / 207
许多余：我理想的人性就是没有人性 / 215
雪 马：诗歌是一种毒药 / 229

第七部分 泛90及90后作家

- 蒋方舟：我绝对不会在高中时谈恋爱 / 237
潘 萌：想象力比阅读更重要 / 243
董 非：诗是我内心永远的春天 / 249
郑北周：我总是走不出模仿的怪圈 / 259
陈 东：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 / 267
徐 衍：我很感谢中文系 / 273

第八部分 著名评论家

- 解玺璋：作家讨好读者必然是媚俗的 / 281

第一部分

传统名家

海岩：文学是很傲慢的

海岩，1954年生于北京，原名侣海岩，著名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主要从事小说、散文及剧本创作。代表作有：长篇小说《便衣警察》、《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》、《永不瞑目》和《你的生命如此多情》，中篇小说集《死于青春》等，并出版《海岩文集》（一至五卷）及电视剧本近百集。长篇小说《便衣警察》获首届金盾文学一等奖、电视剧金鹰奖、飞天奖、金盾奖；长篇小说《永不瞑目》获中国第二届人口文化奖；电视剧本《玉观音》获中国电视金鹰奖“最佳编剧”；电视剧本《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》获第十三届北京电视春燕奖“最佳编剧”；长篇小说《深牢大狱》获庆祝建国五十五周年征文佳作奖和金盾文学奖。

北京的冬天没有想象中的冷，这天，阳光灿烂。

我是第一次走进一位董事长的办公室。办公室很宽敞，虽然没有想象中的豪华，却也整洁大方而明亮。因为陌生，我显得有些拘束。

海岩看起来很儒雅，一身淡色的着装，文质彬彬，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很多。海岩本身的职业已经为众人所熟知，也许是在这一领域做得时间久了，使得我面前这位因电视剧小说创作而闻名的男子从谈吐、衣着各方面都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作家的形象。

对于海岩，有很多种看法。有人说他是企业家，有人说他是商人，有人说他是作家，还有人说他背后有一套写作班子。而海岩总对他的朋友开玩笑说，自己小学都未毕业。

这是一个每年平均写八十万字书稿的业余作家，一个连续近十年，在华人作家中出版字数最多的业余作家，甚至于由他的小说改编的每一部电视剧都选入了当年的十大电视剧。这位业余作家的实际身份是锦江国际集团的高级总裁，主管锦江北方公司旗下的二十几家单位，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。这种种现象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神秘感，使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体会对海岩产生兴趣。然而，对业余作家这个大家熟悉的身份，海岩实不符名。

然而，当海岩说起这些，给我的感觉他从来不刻意或者说竭力要澄清什么，似乎只是在不经意地讲一个故事。我想，有些事情于有些人，不需计较，站在是非的圈外，才能知道是该笑，还是该哭。

笑了，哭了，也就过去了。

该谈谈小说这东西了，而海岩说，作为一个作家，生在互联网、电视霸权主义的时代，这对小说这东西是最不幸的。我不禁莞尔，的确如此。电视和计算机改变了人们接受文化作品的习惯，对传统的阅读形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，人们不再有兴趣去看书。互联网使得人们可以知道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，于是人们的价值观、兴趣和关注点不断在改变，去年关注的今年就不关注了，同样，语言的更新换代也不停出现。而港台，西方语言空前被传播和普及，中国语言本身的魅力不支持我们的小说畅销。在中国，一部小说卖到三十万册就算畅销，而一部电视剧可以被两亿甚至更多的观众欣赏。

这算不算是个有点无奈的状态，不知道中国语言的无穷魅力对于现在

的年青一代们来说，还能感受到多少。其实不难发现，手写的中国字越来越少，纸质印刷的中国字也越来越少。对于越来越依赖电子化科技，越来越依赖互联网的我来说，我平时习惯随身带一支钢笔，我只是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带一支属于自己的笔。

时代不停在变，就如海岩所说，我们的思想也一直不停在变。于是我们开始浮躁，不懂得沉淀。然而就是在小说界“各领风骚三五天”的时代，海岩从20世纪80年代走到今天，红到今天。这是令众多人好奇的问题之一。

海岩惭愧地说自己不怎么看小说，二十多年了，都没怎么读书。以前还常常看王蒙、王安忆、冯骥才和刘心武等作家的书，凡是读到过的自己都挺喜欢。说到这里，海岩也坦言自己不关注文坛，也不懂什么文化思潮与流行风格。我也一直认为写作其实完全应该是一种随性而至的创作，说白了，就是想写就写，不想写就拉倒。海岩笑称自己的走红是“瞎猫碰到死耗子”。

人生就是平凡的，对于媒体来说，海岩是低调的，是神秘的，甚至有人认为他清高。然而对于海岩来说，写作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，无须诠释，无须宣传。海岩一天的生活，其实很简单——每天早上八九点开始上班，一直到晚上八九点，大部分是忙公司的事务，与各部门下属讨论事情，晚上有一些应酬或个人活动，然后回到家中，就是写小说。

正所谓，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
即使海岩说自己平时不看小说，但是当他提及《水浒传》时，仍然是眉飞色舞，讲得生动不已。比如，说起自己欣赏施奈庵敢在杨志卖刀之后，再写林冲卖刀，这种犯了忌讳的写作手法却是《水浒传》的高超所在。其实不难发现，海岩也常常在文学上使用这种“欲避故犯”手法。在同一个作者笔下的每部作品，往往会有一些相似之处，也许是情节，也许是人物性格，也许是叙事手法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就会让读者感觉乏味。这往往也是我年轻时自己在写小说时会碰到的最头疼的问题，为了跳出自己的圈子，我往往选择继续我的生活，而非继续我的写作。作为前辈的海岩告诉我，他从来没有在样式上回避，都写公安小说，都写爱情小说，都写都市小说，主人公都是二十来岁。

“这个很难回避，当代的小说，不回避类型化。比如，好莱坞电影、金庸小说，都是在寻找一个类型，它要被你所独有，被大众接受，这是很难的。”确实难，但做到了，就成功了。而海岩的东西又不那么类型，人们很难把各个故事中的人物混淆，故事主题也不一样，这是大家能读到新鲜感的一个因素。

海岩说：“文学就是说人学，描写人物，无数细节的堆积把人物塑造出来，人物不同，其他方面即使再相同读者也会有新鲜感。”

海岩的小说红，电视剧红，连每部电视剧的演员都红。这不得不让人好奇。我笑问海岩如何慧眼识英才，挑的演员个个出色。他说，这是角色的文学魅力，使得大家去同情、去喜欢、去爱、去恨，为他（她）的悲而悲，为他（她）的喜而喜。

我突然发现，他捧红的都是不怎么像演员的人，就如他自己一般，不像个作家，甚至业余作家也不像。可是他们确实红了，被大家接受了，并一致称好，是角色带动了他们的走红。而角色的成功，让我更佩服这位比一般作家描写人物更活灵活现的“业余”作家。

海岩把作家分为两种——一种依赖于本身的体验，而第二种则完全是想象性的创作。在作家群中，第一种居多，而他则认为自己属于第二种。海岩有着二十多年的从商经历，又是从国家机关走出来的，但他的小说似乎也并没有完全涉足到这方面。而以他的丰富经历，完全可以写周围的人，可以把他们写得惟妙惟肖，但是这些角色，这些海岩笔下的人物恰恰都不是他经常接触的年轻人。海岩说，“这些二十来岁的人是我笔下的主要年龄群，我很少有机会去接触这群人，我只能去揣测这些人物的语言和心理。虽然我也经历过二十岁，但我们那个时候的二十岁和现在不一样，所以我只能感受现在的变化，在这样一个年代的年轻人的群体，他们的本能反应，他们的价值观我必须去揣测。”

和海岩聊了许久，从他的举止言行中，从头至尾没有让我感觉有丝毫的大企业家的架子，我想这也许是为什么老总在下属的眼中评价极高的原因之一。身边的工作伙伴对他的评价一致都是“老总是个奇才”。他们告诉我，平时这位领导开会的时候可以连续讲三四个小时，手里不拿任何稿件，照样条理清楚，更会让下属听得糊里糊涂。我想，这样的领导，现在已经不多了。

说到与人打交道，海岩推崇三条准则：“真诚”，只有对人真诚了，你才能得到尊敬；“规矩”，好也一定要有规则，所谓家有家的规则，社会有社会的规则，单位有单位的规则。不需要热情时不能热情，需要热情时你要热得有板有眼；“谦恭”，不要想着去争什么，不争也不会吃什么亏。

海岩说完这三个准则，让我对这位文学“大家”肃然起敬，我突然发现，在专业上他不但不业余，而且在人格魅力上更是甚人一筹，所以我改称他为“大家”。

第一点大家都很熟悉，人人也都懂得没有真诚就换不来朋友，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活在虚伪里，已经学不会真诚。

要说到“规矩”的话，倒有点像上海人的交往原则。于是我趁机与海岩探讨了一下上海人与北京人，海岩说：“过去精明的上海人是被嘲笑的对象，但现在换成北京人了。”北京人的“大傻”一向是出了名的，第一次见面就爱称兄道弟，过去总是笑上海人小气，谨慎，然而随着商业社会的逐步成熟，上海人的处事方法越来越被其他地方的人接受，如今上海人倒是很少被嘲笑了，而北京人的“先亲热”开始被嘲笑了。说到这一点，我奇怪海岩从小在北京长大，却不受此影响。海岩告诉我他是“外来移民”，这给他带来了其他地域文化的熏陶，从小又是生活在高级干部子女比较集中的学校里，起初又是在公安机关工作，接触的都不是以本地人为主的群体，所以可能是这层生活环境，让海岩对北京文化既充分了解又不完全受影响。

我感觉海岩像一个智者那样，总站在门外观望个中滋味。

尤其是第三点，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，一个人要出名越来越容易，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众星捧月的感觉。然而高处不胜寒，要学着谦恭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，因为人心会被诱惑，虚荣心会随之膨胀。然而想想那些被人千古称颂和尊敬的大师们，有哪一位不是以谦卑为美德呢。我想，这一点是无论处于哪一时代、哪一地位的人都应该具备的素养。

我听说海岩喜欢小动物，我自己也很喜欢小动物，平时对着猫和狗总觉得和它们相处会给我带来许多不一样的东西，海岩说自己就是纯粹喜欢它们，可能没我那么哲理。

我笑。

海岩说在人与人交往中，会有很多的顾忌，感情的交流总或多或少会有障碍，因为这是一个面具的时代。对着猫狗，你完全可以摘下你的面具，你生气可以不理它们，高兴可以惹它们，和它们的沟通是完全轻松的，完全是人类天性的表达。人其实有那种驾驭他人的欲望，但仔细想想，你对任何人的驾驭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，但对宠物，它的天性决定了你不用担心它明天跟你翻脸。人和动物的关系是一个基础，是人需要动物的最根本的社会心理。平时想想，它就是好玩儿，它的憨态可掬就是让你高兴，但人就是做不到，至少人无法时时让你高兴。人和人的沟通是不能取代人和动物的沟通的。再细分一下，喜欢狗的人希望得到爱，喜欢猫的人希望付出爱。“因为猫等你去爱它，要是围着你转一定是饿了。狗就是吃饱了也围着你转，狗和狗在一起不如狗和人在一起，狗更愿意跟人玩儿。”海岩猫狗都养，两者都爱，这大概是海岩内心情感完整的一种体现。

有一位年轻的作家曾告诉过我，一个写小说的人，内心情感是一定要完整的。

喜欢动物的人应该庆幸在这样一个时代，我们还有摘下面具找到真正的自己的机会，至于不喜欢动物的人，我也无法发表评论，我不懂得他们的想法，因为就像海岩说的，一定要了解清楚全部了，才能去作评价。

海岩除了写作的成功，从商的成功，管理的成功，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装潢的研究。与写小说一样，这又是海岩无师自通的成果，又是一项“业余”，但其成就是显而易见的，昆仑饭店内的大部分装修大多是出自海岩之手，而其专业、大气又不失精致的设计确实令人对其品味赞叹不已。

海岩常说自己不务正业，对于他说来，设计本身是一种情感活动，既然是情感活动就肯定和文化有关，情感活动不能靠技术知识去决定它的好坏，文学也是一种情感，情感必须依赖于人的天分去创造。

其实甚至对于自己的主业酒店管理，海岩说自己真的是阴差阳错，当初只是一个借调的临时工，一“借”借到现在，连海岩自己也没想到就这样当上了全国旅游饭店协会的会长。

作为一个既创造艺术又同时掌握金钱的人，如何去把握这两者的关系，年轻气盛的我常常认为艺术之高雅一旦沾染了金钱的因素就变了质，

但其实从海岩的观念来看，恰恰相反，实际上商业艺术才是当今的主流艺术，“没有金钱成不了艺术，不能说艺术与金钱结合了，就说艺术不纯粹了，而没有金钱的艺术也不能称之为高雅。”在市场和金钱作用越来越大的今天，艺术商品离不开这个规律——金钱的助力，在这个前提下，如何去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、认真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艺术与金钱的结合其实是让艺术更上一个台阶，仍会有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出现。海岩是一个从商的人，是一个从事商品交易的人，“商品是什么？商品就是要完美无缺，我们的理想是把完美的商品给消费者。美国的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分得很清楚，这和中国人的心理不一样，商业电影在美国是艺术质量最高的。”

而现代人对于艺术的追求似乎变得不那么热衷了，尤其是现代的艺术，有的艺术是雅俗共赏的，也有雅赏俗不赏的。而在这个商业时代，人人开始变得现实，因为每个人都面临生存的压力，能不能买车买房？有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？“这种生存的压力，导致对严肃、深刻的文化没有关注的兴趣，大众主流文化是以娱乐为主而不以教化为主的，因此喜剧、闹剧就成了最流行的文化。”这对文化来说是悲哀的，但这是一个社会现实。现在需要的是闹剧、喜剧，那种纯粹视觉刺激的。“我们已经没有细微的心灵去深刻地感受生活。能在这种生存状态下讲一些人生道理就已经算是高了。生存在这个时代，只能符合它。”

对于现今的一些状态，有些学者是不满的，他们对于人们的欣赏水平只有摇头的份，而海岩确实接受它，这不一定是种妥协。

海岩的评价是：“文学很傲慢，它是文化，是变化的，只能与时俱进，只能接受。”

我并不想把这次见面称作什么采访，可能说成聊天更能让彼此感觉舒服。与海岩聊天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，他的话语能给人很多解答与启发，这个拥有丰富社会经历、生活阅历的人对人生的感悟之深确实让我这个小辈深有感触。每天处理那么多的事务，还要完成自己的追求与爱好，并将它们提升到一定的境界，在这之余，还懂得品味人生，活得如此自在实在让人敬佩不已。

一切顺其自然，不去刻意追求什么利，也许是海岩成功的最大理念。当我问到海岩的目标时，他的回答让我出乎意料，他说自己一直以来都没

有目标，以前没有，未来也不会有。从做酒店的那天起，就没有想过有今天的位子，写作也是不抱任何目标的。虽然耳边的好话太多，但是在这时候，海岩显示了自己的文人气质，对于好话与坏话一样对待，不去关心，只当饭后甜点，吃到好吃的了，笑一笑，不是好吃的，皱皱眉头。

这是一个闲适的下午，边喝茶，边与一位“奇才”谈天说地，我感谢这样的会面，让年轻的我对人生、对写作有了新的感悟。海岩本身就像是一杯放在门外的茶，淡雅、清新，却现实又敏锐地洞悉门内世事与人生的变迁。

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海岩都说：“我还是坚持自己是个业余作家，不谋求任何东西，从来没想过超越谁，超越过哪部作品，感兴趣的就写吧。”

（注：本文由孙佳妮撰写）

苏童：先锋文学就是对现实的抵抗

苏童，著名先锋作家，1963年生于苏州，原名童忠贵。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。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，代表作有《园艺》、《红粉》、《妻妾成群》、《已婚男人》、《离婚指南》和《碧奴》等。另有《1943年的逃亡》、《罂粟之家》和《我的帝王生涯》等影响力较大的小说。中篇小说《妻妾成群》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。

许多余：苏童老师您好，首先祝贺您的新书《碧奴》出版！十分荣幸能和您对话，感谢天涯提供了这个充满人文气息的平台！

苏童：你好！

许多余：我个人理解的“先锋”是一种不断求索和突破的精神，发现尚未得知的存在；请问您对“先锋文学”有何理解？而徐星一直否认自己是先锋作家，您对此有何看法？

苏童：我想我最初走上文坛的时候，因为年轻，因为心中的文学理想，导致了作品的一种先锋的面貌。正好与当时别的一些作家的作品组成了一种所谓先锋的潮流。先锋的某种意义是叛逆和破坏，内心因为有叛逆的欲望和破坏的欲望，所以导致作品必定是带有破坏性的。但是作家的写作，如果与什么任何东西有契约的话，那么那张契约不是先锋，而是文学的理想。而理想是会变的，所以不停在改变的理想引导着我的写作。使我的作品变成现在的样子。

许多余：有人说“先锋”就是要不停地在表述文本形式上求得变化，推陈出新。请问苏老师是不是这样？

苏童：锋在文本形式上的冒险，是先锋的一大标志。但恐怕更大的先锋的意义，是在精神上的探险。先锋最大的特点，是对现实的抵抗，是不同意。我想我个人的写作是比较复杂的，因为抵抗的态度不能帮我抵达我所需要的那个现实。我所需要的那个现实，有时候要依赖于一个陈旧的现实。所以破坏和颠覆，对我来说有时候是进步，有时候仅仅是暴动。所以我现在对现实的态度已经没有任何的天生的抵抗，而是拥抱它，接受它，然后去批评它。

许多余：请问苏童老师，您笔下的女性形象为何如此生动？是现实了解得多还是出自想象的力量？

苏童：我们家曾经有一个朋友，他在不认识我之前没有看过我的小说，但听别人说起过我。所以他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妇女问题专家，后来认识成了朋友以后到我家里做客。他夸奖我对女性的认识，我妻子在旁边发出了三声冷笑。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写女性写得好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荣